

荆史新探

从大禹治水到楚人立国

□ 张卫平

人们都说,“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这八个字,犹如一把古老的钥匙,轻轻开启荆州那扇通往4000多年前的穿越之门。滔天洪水中,一个名叫禹的先贤,站立在群山之巅,用智慧和毅力为华夏大地勾勒出最初的版图。荆州,便从那一刻起,就有了自己响亮的大名。

不过,荆州的人类史却有五万多年,其建城史也早于大禹治水1000多年。只是,那时的荆州,还没有“名字”。那么,在这个名字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真实的历史?那些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是确有其事,还是后人附会?楚人,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延续着大禹的足迹前行?

让我们沿着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民间传说,去穿越历史,探寻荆州古代文明的源与流。

天问与息壤:大禹传说的疑与信

“九州安错?川谷何湾?”《天问》中,这石破天惊的一问,出自楚人屈原。2000多年前,这位行吟于江汉之间的伟大诗人,仰望苍天,抛出了对上古传说的深切质疑:九州大地究竟如何安置?河流山谷又是怎样疏浚的?

其实,早在屈原之前,禹划九州的故事就早已广为流传。唯有屈原,在众人深信不疑之时,发出了清醒的叩问。生于荆州、长于荆州,屈原熟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河流、湖泊、山丘。他深知,治理滔天的洪水,划定广袤的九州,绝非人力所能轻易完成的。更何况,在他所处的时代,距离传说中的大禹,已经过去了一二千年。历朝历代的口耳相传,足以让历史的真相,蒙上层迷雾。

屈原的疑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00多年后,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拓者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才将这枚石子重新投入湖中,激起更大的波澜。顾颉刚认为,“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在他们看来,《禹贡》中提到的地名、山川名,都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禹划九州之事,纯属后世附会。

然而,历史不仅存在于史家的考据中,也流淌在民间的记忆里。在荆州,大禹治水的传说留下了另一条关于“息壤”的线索。

出荆州古城老南门,向西步行一二百步,城墙角下有一方不起眼的小土丘。若不留意,只当是寻常荒土堆。然而,此处却藏着一块被写入《山海经》和《荆州府志》的石头,一块让苏东坡为之作歌的石头。这块神奇的石头,叫做息壤。

息壤,相传为天宫宝物,拥有自行生长、永不耗竭的神奇之力。传说,在4000多年前,大禹的父亲鲧为治洪水,盗取天帝掌管的神息壤,被殛于羽山。鲧虽死,息壤却留在了人间。大禹继承父志,带着这块神奇石,沿江而下,继续治水伟业。

大禹来到荆州时,古城外有一处穴口,正向外翻着水,古城危在旦夕。他率众堵塞,屡屡失败。眼见城池即将被吞噬,大禹毅然取出息壤,投入穴口之中。肆虐的洪水,瞬间止息,水面渐渐平息。深知息壤神奇的大禹,便在穴口之上修建石屋,镇住今后可能出现的洪水。

据清光绪《荆州府志》记载:“江陵府南门外有息壤。”自唐代以来,历代官府均修庙建祠,供奉息壤。明代万历年间,禹王庙在古城南门外落成,庙中藏有宋代石刻、元代断碑。至清代,荆州知府倪文蔚见大禹庙“负城临河,地势险隘”,又增拓了旧址,扩建建祠。

息壤的神奇,从宋代诗人苏轼的《息壤歌》中可见一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帝息此壤,以藩幽台。有神司之,随取而培。帝救下民,无敢或开。唯帝不言,以雷以雨。”苏轼为这首诗写下了二三百字的长序,既援引典籍,也引述证人证言。

一方息壤镇荆州,千载石屋护古城。可惜的是,战乱与洪灾无情,禹王庙在岁月中被夷为平地,仅留下长约40米、宽10多米的小土丘,作为息壤遗迹。

然而,传说并未消失,《山海经》《江陵余志》等史籍均有记载。那个小小的

土丘,成了荆州人与大禹治水之间最直接的情感纽带,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水患抗争的千年记忆。

屈原的质疑与息壤的传说,看似矛盾,实则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荆州文明源头的复杂图景:一面是理性考问下的历史迷雾,一面是民间信仰中的文化记忆。

九州之变:从《禹贡》到汉刺史部

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是最早记载“荆州”的文献。书中说,大禹在治水时,划定了九州疆界,并指出了荆州明确的地理范围:“荆及衡阳惟荆州”。通俗地说,荆州是因“荆山”而得名,具体地理位置在荆山与衡山之南。但是,这时的“荆州”,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划。

从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来看,商朝时期已有“州”字,但“荆州”之名可能并不存在。汉代文字学家对“荆”字的解释是,“荆,楚。木也”;“楚”字为“楚,从木。一名荆也”;对“州”字,解释为“水中可居者曰州”。可见,荆与州从字源上看似并无关联。

那么,最早出现的“荆”字,又是什么年代呢?比较官方的说法,是西周早期的“过伯簋”与“簠(zhǐ)簋(guǐ)”,距今约3100年。在周成王时期的过伯簋上,铭文里首次出现了“荆”的异体字“𠄎”,内容为“过伯从王伐反𠄎(荆),保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记载着“过伯”随周王征伐“反荆”的史事。而周昭王时的铜器《鬲簋》上的铭文“𠄎从王伐荆,孚,用作簋”,则是“荆”字作为文字的最早实物证据。

但是,在荆州博物馆里却收藏着一件刻有“荆”字纹的高领陶罐,距今约4600—4000年,出土于天门石河镇邓家湾村。这个刻有“荆”字的陶罐,为夹砂黄褐陶,直颈,鼓腹,圆底内凹,颈以下饰篮纹,肩腹部有井田状刻划纹。荆州博物馆考古专家认为,这个陶罐上的文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荆”字,已具有现代“荆”字的雏形。

比较有趣的是,这个“荆”纹高领陶罐上刻划的“荆”字,与“过伯簋”上的异体字“𠄎”非常接近,左边都有一个类似的“井”字。问题在于,这个“荆”字不属于汉字呢?对此,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说,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刻划符号与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已经初步具备了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中国最早的“荆”字,是否证明了“禹划九州,始有荆州”之说呢?或许,至少能够说明,“荆”作为地望概念,在夏商之际就已经有了萌芽。

商周之际,对如今荆州所在的区域,是以模糊的“楚”与“南乡”来称呼的。直到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文献里的“荆州”仍非行政区域,只是历史空间和方位的概念。秦始皇统一中国,创立郡县制后,在楚国故都纪南城所在区域设置了南郡,并在南郡所在地设立江陵县,“江陵”之名便开始指向现在荆州所在的区域。

荆州真正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是在汉代。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汉初疆域为13个区,在荆州设立了刺史部;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各州又改置州牧,名称也多有变化。直到东汉晚期,“荆州”二字才正式以行政区域的专用名称,成为全国13个州的州名之一。

从大禹传说中模糊的方位“荆州”,到汉代明确的刺史部“荆州”,这条命名之路走了2000多年。而这片土地真正的文明底色,早在地名确立之前,就已由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一笔一划绘就。

荆楚崛起:从五千年炊烟到楚国中兴

荆州有着五万年人类史、五千年建城史、五百年建都史。早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荆州鸡公山下便升起了第一缕炊烟。那是人类在此活动的最早痕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相继在这片土地上繁荣,城垣初筑,稻作兴盛。距今约五千年前,荆州地区已出现了早期的城邑。由江陵的阴湘城、松滋的桂花树、公安的鸡鸣

城、石首的走马岭等组成了荆州最早的城市群。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多年。这些先民们,留下了大量的陶器、玉器和祭祀遗迹。充分证明了,在“荆州”这个地名诞生之前,这片土地已是文明之光闪耀的地方。

夏商之际,荆州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被中原王朝泛称为“南土”。直到西周时期,楚人从中原腹地向南迁徙,“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荆山与沮漳河流域艰难开拓,逐渐融入这片土地。考古学家发现,西周时期荆州地区的遗存中,有一种独特的楚式高,与中原地区的陶鬲形制迥异,器身较高,足部细长,整体造型修长挺拔。楚式高的出现,是楚文化在荆州地区扎根、成长的最早物证,是楚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无声见证。考古学家将楚式鬲视为识别楚文化遗存的一个醒目标志。

如果说楚式鬲是无声的物证,那么传世文献中的一条记载,则是有声的传奇。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王熊渠“立长子康为句亶王”。据学者考证,“句亶”就是今天的荆州。熊渠是楚国的早期首领,生活在西周中期,正值周夷王在位。那时,周王室衰微,诸侯的朝贡,有的互相攻伐。熊渠在江汉之间深得民心,兴兵伐庸、杨粤,一直打到郢地。他效仿周天子的分封制度,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熊渠虽然迫于周厉王的压力去掉了王号,但这件事标志着楚文化在西周时期正式进入了荆州地区。

然而,楚国真正的崛起,是在定都于纪南城之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将都城从丹阳迁至郢都(今荆州纪南城)。从此,纪南城作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411年。正是在这里,楚国走上了中兴之路:楚文王北进中原,开疆拓土;楚成王“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始称雄南方;楚庄王“一鸣惊人”,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至战国时期,楚国疆域西起巴蜀,东至海滨,北抵中原,南达潇湘,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超级大国。而纪南城,作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商贾云集,百工辐辏,屈宋辞赋在此唱响,老庄哲学在此发源。荆州,也因此成为楚文化的核心与代名词。

熊渠立句亶,楚风始入荆楚地;文王迁郢都,霸业自开中兴路。从此,荆州不再是地图上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开始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故事,有了属于这片土地的灵魂。而《尚书·禹贡》中提到的楚国贡品菁茅(芎茅),恰好印证了荆州与中原的羁绊。那些不起眼的茅草,因用于祭祀而获得了非凡的政治意义,楚人也在这一“廉价的贡品中,找到了自己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微妙联系。

禹划九州,当时虽然并非行政区划,只是大致的区域划分,但中国从此有了“九州”的概念,有了对华夏版图的整体认知。从五万年前荆州鸡公山下那第一缕炊烟,到石家河文化中刻有“荆”字的陶罐;从大禹治水留下的茫茫遗迹与息壤传说,到楚人“筚路蓝缕”的崛起传奇,再到纪南城四百多年的楚国霸业……荆州这个不凡的地名,伴随着《尚书·禹贡》,一直沿用至今。

荆州文明的源与流,正如奔流不息的荆江之水,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真可谓,治水之功,泽被万世;禹迹所至,文明乃生。

附:九州演变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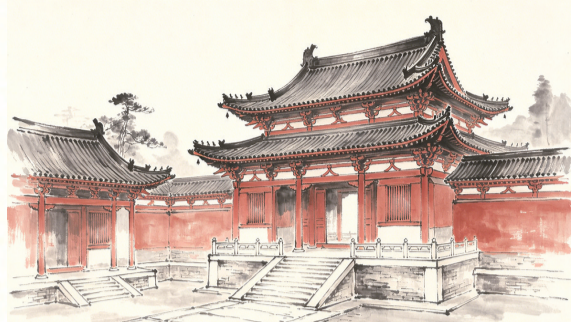
《尚书·禹贡》里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成书最早,被后世视为“夏制”)

《尔雅·释地》里的九州:冀、兖、徐、扬、荆、豫、雍、梁、营(被后世视为“殷制”)

《周礼·职方氏》里的九州:冀、并、兖、青、扬、荆、豫、雍(被后世视为“周制”)

《吕氏春秋·有始览》里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幽(晚于《禹贡》,缺梁州,多幽州)

简说楚文化 ⑭



领异标新的科学技术(六)

出土的遗物中,有精美的青铜门环和彩绘圆形瓦当。考古学家还惊喜地发现了一条贝壳路,长十米,宽仅一米,应该是一条专门为王公贵族铺设的幽雅小径,一般人是不准在上面行走的。这条小路中间略呈弧形凸出,上铺清一色的像玉石一样的白色贝壳,呈“人”字形,中间用“紫贝”“鱼鳞贝”点缀,与屈原笔下关于楚宫紫贝路的记载相吻合。中国古代的道路一般为土路,铺了鹅卵石的路就是比较高级的道路了,而这样用贝壳镶嵌而成的路,在我国古代道路建筑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在贝壳路东侧,发现有灰色瓦砾遗迹,当为宫室外围的散水设施。显然,这是一座大型的砖砌围墙的木构建筑。根据研究推测,放露台一号宫殿基址的建筑面积达13000平方米,主要由高台、廊庑、庭院、道路、广场、水榭等多个建筑体组成。在建筑格局方面,东西高低错落,南低北高,贝壳路三面环绕高台,周边为亭廊结合的廊庑环绕。

龙湾遗址内还发现有6座八角形台,这反映了台榭形制的多样发展和楚人台榭形式的活泼特色。龙湾遗址放露台的土木结构高台建筑是楚人卓越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楚国高超建筑技术的集中体现,开创了高台建筑的先河。放露台的贝壳路则反映出了楚人奇妙的构思,贝壳表面洁白如玉,花纹自然天成,也展现出了楚文化的浪漫多形。

除了城市建设、宫室营造体现出楚国高度发达的建筑技术外,楚国长城的规划设计也与建造,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楚国建筑的成就。根据文献记载,楚国类似长城这种防御设施的修建,至少可以追溯到楚文王时期的公元前688年。根据这个记载,楚长城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修建最早的长城。

楚庄王在位期间,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万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称霸中原。为防备北方诸侯国的进攻,楚国开始在北部边境地区修筑一系列叫作“方城”的城墙,这就是著名的楚长城。

据文献记载,楚长城西起今湖北竹溪县,跨汉水辗转至今河南邓州市,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长度近500千米。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道长城正好处在当时楚国都城郢都的北方,对于防御较为强大的诸侯邻国秦、晋、齐等的进攻至关重要。

《水经注》记载:“叶东界有故城,……南北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文献记载与现存的“土垄”遗迹完全吻合。有学者还在叶县保安镇境内的“土垄”遗址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为确认楚长城找到了进一步的实物证据。学者认定这些“貌不出众”的“土垄”就是文献所记载的楚长城,其修建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在河南,楚长城主要分布于豫南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境内。

在湖北境内,考古学家同样发现了楚长城遗迹。通过调查,发现了一批墙体、烽火台、关堡等长城遗存。其中长城墙体37段,总长度接近18千米;另有关堡9个,敌台9个,铺房5个,烽火台2个,主要分布于鄂西的北竹溪、竹山与陕西的分界线上,包括竹溪、竹山、郧西、郧阳、丹江口、房县等地。历经岁月侵蚀和人为破坏,湖北境内的楚长城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

综合文献、考古材料等诸多证据初步判定,湖北现存的长城遗迹是在春秋战国楚长城的基础上,历经多个历史阶段演变发展而来的。因为楚长城的修建年代大都在春秋战国时期,早于著名的万里长城,同时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长城,从而被称为“长城之父”。

楚长城的修筑,主要是利用天然的山势,人工与自然相结合,一般由断断续续的石墙或土墙、众多的山寨、天然的山体构成。楚长城虽然不如万里长城巍峨壮观,但同样蕴含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体现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内涵,见证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此外,楚国遗址、墓葬里出土的如金、简瓦、板瓦、排水管等建筑材料、建筑构件,无不默默地诉说着楚国建筑的独特匠心与高超技艺。

荆州地名故事

照影桥

历史上的照影桥位于石首中心城区的牌楼堰附近,而对此桥的传说,在石首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相传,刘备在阳岐山迎娶孙尚香后,便在山下居住。有一天,孙夫人在宫女的陪同下,来到附近的一座石桥上梳妆,不料梳妆匣掉入水中。孙夫人遂俯身朝水中寻觅,结果在水面上看到了自己如花似玉的容貌。她笑着对身旁的仆从说:“这里的水好清亮,站在桥上可以照出自己的影子呢。”宫女们往下一看,见孙夫人的容颜比平日还要好看。欢喜得不得了,也一齐说:“夫人真是貌赛天仙!”

为了纪念刘备夫妇来到楚望山,人们就在堰塘边修了一座牌楼,并把山脚下的堰塘称为“牌楼堰”,堰塘中孙夫人照过影的桥,人们叫“照影桥”。从此,照影桥亦成为一景。

后来当地居民填坑建房,此桥被毁,现遗址尚存。清人李文勋诗云:“一别江东上彩船,峨帽从不受人怜。影翻桥下水为镜,照见英风果凛然。”

清人汪一元诗云:“天外巧构桥上倩,徘徊回顾美人名。凌波检点芙蓉面,不负飞琼过石城。”

(郑双彩 廖树臣 彭华)

文化荆州

二〇二六年第三十一期 总第二百二十二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